

【研究紀要】

從《紅樓夢》之主題歌〈好了歌〉、〈好了歌注〉悟生死觀

楊玉雲*

摘要

《紅樓夢》為作者曹雪芹嘔心瀝血之作，「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傾注十年全部身心之投入，將中國古典小說的創作推向最高峰，也讓《紅樓夢》成為不朽之經典名著。

《紅樓夢》以賈、王、史、薛四大家族為背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故事，透過賈家榮、寧二府由盛而衰的過程，批判傳統禮教社會的思想和道德觀，揭露了古代貴族家庭的生活。書中內容場面恢弘，人物繁多，曹雪芹以其深厚之功力，塑造了眾多的典型，這些人物反映了當時社會各個面向的生活。

《紅樓夢》被譽為中國舊社會的百科全書，這部經典作品代表了中國古典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

本文擬就《紅樓夢》哲學最高層次之主題曲〈好了歌〉、〈好了歌注〉內容之深刻思想，與人生所面臨的「變」、「無常」，生活當中所必須經常面對的失落與悲傷，做一深刻之探討，期能對人生之生死觀做一哲學最高層次之主題探析，並希望對生命有所啟發與徹悟。

關鍵詞：《紅樓夢》、〈好了歌〉、〈好了歌註解〉、甄士隱、跛足道人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 博士候選人，Sunshine365v@hotmail.com



【Research Note】

**Exploring Life-death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from the Theme Song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Won-done Song” and “Notes on Won-done
Song”**

Yang, Yu-Yun*

Abstract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s the literary work of Cao Xueqin. “Pages full of fantastic talk / Penned with bitter tears; / All men call the author mad, / None his message hears.” Dedicated to the masterpiece for ten years, Cao Xueqin pushed his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to the highest peak, an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becomes the book of immortality.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s based on the families of Jia, Wang, Shi, and Xue, and the love story between Jia Baoyu and Lin Daiy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Jia Jiarong and Ning Erfu’s rise and fall. The novel criticizes the thoughts and morality of traditional society, exposing the life of the ancient aristocratic family. The contents

*Ph.D. Candidate, Chinese Department, Feng Chia University,
Sunshine365v@hotmail.com



of the novel are magnificent and the characters are numerous. Cao Xueqin has created many iconic characters, exemplifying the people in his contemporary era. These characters reflect the life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The Story of the Stone” is known as the encyclopedia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is classic work represents the highest achievement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udy the theme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 from the theme of “Won-done song” and “Notes on Won-done song,” and the themes of change and impermanence that humans have to face. Also,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loss and sorrow that we must face frequently in our lives. With a deep discussion, we explore the topic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life-death philosophy, with a hope to inspire and understand life.

Keyword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Won-done Song*”, “*Notes on Won-done Song*”, *Zhen Shiyin*, *lame Taoist*



壹、前言

王國維稱《紅樓夢》是「宇宙間第一大著述」¹，又稱《紅樓夢》乃是「徹頭徹尾的悲劇」，作者曹雪芹以形象的筆觸把《紅樓夢》作為大悲劇來寫，在曹雪芹的世界裡，宇宙間正在上演著一部大悲劇。曹雪芹在撰寫《紅樓夢》時，其胸中正是洶湧澎湃著強烈的悲劇意識。

《紅樓夢》體裁為長篇小說，感情如詩，思想奇宕，題材寫透時代風，曲盡富貴人家人物人事，而有「史」之心。蓋法國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所謂「大河小說」（Roman-fleuve）也。廣袤之大、意境之高、感情之深、情節之奇、語言之趣、人物之狀，獨步千古；什麼樣的人看之，就會有什麼樣的感受，什麼水準的人看了，就有甚麼水準的收穫。²因此閱讀《紅樓夢》之後的感懷，往往亦因人而異。

《紅樓夢》擁有一個哲學的最高層次主題，這是《紅樓夢》之所以偉大深刻之處，也是我國其他小說難以望其項背之處。³且看第一回所載跛足道人口中漫念的〈好了歌〉，儼然要將世俗中的一切（包括功名、錢財、愛欲和親情等）徹底的捨棄以為「好了」人生的觀念，已經「一空依傍」了；緊接著甄士隱所給的解注更是讓人「驚心動魄」而為其他說部所道不出。故事中不論是甄士隱本人當下頓悟隨跛足道人「飄然而去」還是賈寶玉在飽經一番幻緣後「不告而別」都令人滿懷悽愴。而它也正是「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說到辛酸處，荒唐欲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

¹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發表於1904年）《紅樓夢藝術論》（臺北市：里仁書局）。

² 謝鵬雄，《紅樓夢女人新解》（臺北市：九歌文庫2004年），頁3。

³ 朱嘉雯，《紅樓夢導讀》（宜蘭縣礁溪鄉：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3年7月），頁20。



不知《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是否也感覺到繁華裡瞬息之間幻滅的荒涼。這一前一後的卷首詩和卷末詩所充溢的哀感及要包含的對象，從此留予人「都失去了」的天大遺憾！

一、《紅樓夢》作者與作品梗概

清代二知道人在《紅樓夢說夢》裡云：「太史公紀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紀一世家。……然曹雪芹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與曹雪芹同時期之清王室子弟西清《樞葉述聞》曰：

《紅樓夢》始出，家置一編，皆曰此雪芹書。而雪芹何許人，不盡知也。雪芹名霑，漢軍也。其曾祖寅，字子清，號棟亭，康熙間名士，累官通政。為織造時，雪芹隨任，故繁華聲色，閱歷者深。然竟坎坷半生以死。

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斷定「《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並提出《紅樓夢》為「自序」傳，「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當日曹家的影子。」《紅樓夢》作者是生活在雍正至乾隆時代一個滿化的正白旗人貴族之家的一個破落子弟，姓曹名霑，字夢阮，號芹溪、芹圃、雪芹。

中國人的姓由家族而定，名由長輩取，唯有「號」，才由本人起定，以表現自我意識。曹雪芹的三種「號」都必有「芹」字，可見他是多麼鍾情的人⁴，也是一極重感情的人。

甲戌本《石頭記》卷首有七律云：

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

⁴ 子旭著，《解讀紅樓夢》（臺北市：胡桃木文化 2007 年 5 月）頁，235。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

漫言紅袖膏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此詩述曹雪芹創作《紅樓夢》心境，頗有夢斷紅樓，遺恨人間，情癡血淚，凝成巨著之感。

甲戌本第五回「事敗休云貴，家亡莫論親」。「家富人寧，中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竟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三更夢悠悠……，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段眉批「過來人睹此，寧不放聲一哭」。我們可以相信這是一本「有血有肉」的書。⁵

故事的開始是一僧一道，回憶的結束也是一僧一道，所謂繁華，彷彿一僧一道講的故事，他們在繁華世界匆匆來去冷眼旁觀眾生的貪、嗔、癡、愛。歡樂苦短，繁華落盡之後，是無盡的虛無與蒼涼的落寞。「太虛幻境」，兩旁一幅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⁶我們活著，不是把一切假的都當成真的來認真生活，認真地過嗎？

我們讀《紅樓夢》，總覺得「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作者自云「一把辛酸淚」脂評亦云「此書真是哭成的」（庚辰本第四十四回）。蓋因曹雪芹身經衰敗離亂，由奢華入貧寒，榮華富貴逝去，因而分外傷感哀惋，夢回那逝去的美景，夢醒又格外悲涼。⁷

⁵ 周慶華著，《紅樓搖夢》（臺北市：里仁書局 2007 年 2 月）頁，132。

⁶ 曹雪芹原著，馮其庸編注《紅樓夢》（臺北市：地球文化工作室，2000 年 1 月）頁，116。

⁷ 子旭著，《解讀紅樓夢》（臺北市：胡桃木文化 2007 年 5 月）頁，240。



二、文獻探討

曹雪芹在書寫《紅樓夢》時，脂硯齋、畸笏叟即已開始為其進行評點；內容相當廣泛，涉及作者生平、時代、思想、生活、藝術等各方面，為紅學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流行之後產生的評點三大家——「護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閑人」張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皆為眾多評點家中最負盛名且各具特色的評論家。⁸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於光緒十年（1884）出書，即是集合王、張、姚三家合評本，評本的出版對《紅樓夢》有著推波助瀾之功。⁹

〈紅樓夢評論〉於 1904 年王國維先生所發表，¹⁰這是第一本從西方（叔本華）的哲學理論與美學觀點評析《紅樓夢》意蘊的專著，首開將西方之觀點（叔本華哲學）用於中國文學批評之先河，興起研究紅學之熱潮。

胡適於 1921 年發表《紅樓夢考證》，¹¹提出他的考證重點，並對「索隱派」作出評論。紅學「索隱派」是求索書中所隱的本事，尋找言外所指。因此在紅學研究上，胡適《紅樓夢考證》以前的研究視為「舊紅學」，而將胡適《紅樓夢考證》的發表，視為「新紅學」的起點。

《紅樓夢》自成書以來，即以其廣博豐富的內容、多元的主題，為後人提供了多方位的研究領域；更如其別名「風月寶鑑」，發揮著鏡鑑警惕之作用，

⁸ 李美玲，《《紅樓夢》的死亡覺知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文碩士論文，2008 年）。

⁹ 劉繼保，《紅樓夢評點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年。）。

¹⁰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發表於 1904 年）《紅樓夢藝術論》（臺北市：里仁書局）。

¹¹ 胡適，《紅樓夢考證》（臺北市：遠東圖書公司，1985 年）。



因應研究者關注的不同方向，予以闡釋和啟發。

魯迅謂：「《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不同：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祕事」（《集外集拾遺·〈絳洞花主〉小引》）。「命意」的歷史現象正好證明了《紅樓夢》主題的多義性。這部浩瀚的文學巨著，以其豐富之內容與包容開放之態度，滿足各懷不同旨趣與目的之閱讀者所需，而眾多不同範疇的研究構成了「紅學」其精彩迷人之處。

貳、研究方法與目的

一、研究方法

(一)、根據《紅樓夢》原文以及「脂批」，並斟酌參考歷來紅學評點之諸家理論。

(二)、尊重並採用我國傳統的具有悲劇意識的理論。

(三)、斟酌採用西方悲劇理論，以期做一探討。

(四)、就《紅樓夢》本身悲劇精神的根源及深厚性，加以探討。

(五)、擬以哲學之最高層次加以探索《紅樓夢》之人生哲學主題。

(六)、探討《紅樓夢》之人生哲學對生死觀之啟發與影響。

二、研究目的

樂觀恆建基於悲觀，人生之智慧，恆起自對人生無明之感嘆¹²。古今中外不少名篇都是以血淚交織而成的哭泣之作，曹雪芹的所寫的這部《紅樓夢》

¹²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臺北市：學生書局，1977年），頁23。



在開卷第一回作者就寫著：「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他從富貴巔峰跌落到「茅椽蓬牖，繩床瓦灶」的窮愁谷底的歷歷記述，寫出了生命的空幻，以及在死寂空幻的成象下對生命的領悟。

〈好了歌〉、〈好了歌注〉給我們的深刻啟示：人生充滿了無法預料的「變數」與「無常」。我們該如何學習去面對生命的起落，繁華與最終的空幻。人類的生命從生、老、病、死縱向徐行，個體間仿如是相互平行的「經線」而存在，人與人之間因對應的經緯度定位後，確定自身的社會地位，了解該擔負的角色，進而在生命旅途中珍惜自己，將對他人的愛，健康的付出。這是我們應自我期許，並積極努力實踐的。

參、曹雪芹撰寫的信念

一、個人身世遭際與感情生活經驗

曹雪芹出身於「溫柔富貴之鄉，詩禮簪纓之家」的貴族官僚家庭（江寧織造府）中，過著「錦衣紈袴，飫甘饜肥」優裕豪華的貴族生活。因政治變故，遭到抄家而一敗塗地。這種無助的、鬱結的巨大憤懣，日夜煎熬折磨他的精神，醞釀成深鉅的悲劇意識。

曹雪芹由於家族變故過鉅，個人所受心靈創傷過深，對家事遭際以及個人命運的傷悼，又由於自身感情創傷「愛而不能得其所愛，而又不能忘其所愛」¹³……這一切融化為一種悲劇精神，曹雪芹憑依著深厚的藝術修養和傑出的藝

¹³ 劉再復，《文學評論》第二期（1986年）。



術天才，《紅樓夢》這一不朽鉅著於焉誕生在人間，成就了它「宇宙間第一大著述」¹⁴的美稱。

二、所謂的「宿命性」與悲劇情懷

《紅樓夢》被認為是一部宿命感極濃厚的小說，那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又百端掙脫無方的「宿命感」。寶玉黛玉愛情所以能夠寫到「萬種柔腸，千端苦緒，……剖心瀝血以出之」這樣通明忘我的境界，作者的描繪讓人感受到，他是無不出之以至善至誠的態度，彷彿愛情是仙境似的神聖！凡此，都讓我們深信，曹雪芹年輕時必定有過類似的刻骨銘心的感情創傷，在他心中凝聚成渾厚深沉無與倫比的悲劇情懷。¹⁵曹雪芹擴大寫實層面，把他們更多的個人經驗，以詩和寓言的模式，撰寫這部長篇小說。

首先把西方思想應用於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王國維曾經肯定，《紅樓夢》為所有中國大部頭作品裡唯一充分具有悲劇成分的一部，王國維主要稱讚《紅樓夢》的作者一個苦難世界中不懈地追求人生的意義。¹⁶在一部小說裡，哲學是不能跟心理學分開的，《紅樓夢》具體表現了中國文學中最有意義的悲劇經驗，也是中國文學中最上乘的心理寫實作品。

三、撰寫的背景與信念

《紅樓夢》描寫的是滿清貴族世家，那並非泛泛之「富貴」可比擬，而是非常具體細膩的寫實描述，包括世襲爵位、經濟狀況、詩書禮法、生活重心等等，都有歷史的客觀佐證，而這也是影響到書中人物的思想、信仰、生活、價

¹⁴ 清末民初文人王國維先生語。

¹⁵ 陳瑞秀著，《說紅樓談三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009 年 9 月），頁 34~35。

¹⁶ 夏至清著，《中國古典小說》（臺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 2009 年 9 月），頁 335。



值觀、心理層面的多方因素。因此我們了解《紅樓夢》是對滿清貴族世家的回眸與定格，實為至關重要。¹⁷

《紅樓夢》裡青春易逝，塵世如幻的縹緲與感慨，與家族的沒落密不可分，因此內容中對於無法挽救家業的自我懺悔、自我咎責才會如此之深重難遣，這才是《紅樓夢》最與眾不同的地方¹⁸。這也是我們讀《紅樓夢》所應了解的其背景與信念，當讓我們更能體會書中內容之意涵，以答作者「誰解其中味」之問。

肆、《紅樓夢》的悲劇精神

一、主題寓意深遠，透視人生

《紅樓夢》內容豐富，無與倫比。曹雪芹胸羅萬卷，所以使紅樓夢的內容包羅萬象，除了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感情和賈府的興衰以外，還有詩詞、對聯、聯句、燈謎、酒令、戲劇、音樂、繪畫、醫理、星卜、喪儀、年俗、理家、治事、生產、孳息、宗教、哲學……真可以說無所不備，無所不精，諸此多方面的成就，舉世名作都要瞠乎其後。以上所舉為《紅樓夢》「有形」的成就，而本書最高的成就乃是他的意境高超。作者寫作本書的目的旨在表現他的出世思想，闡明「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哲理，¹⁹所以他作了這首「好了歌」。

惟其「好就是了，了就是好」，所以一切都是空的，寧榮兩府，當年何等顯赫榮華，到頭來終不免「好夢總成空」的悲楚印象！。寶玉和黛玉青梅竹馬，

¹⁷ 歐麗娟著，《大觀紅樓》（綜論卷）（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4 年 12 月），頁 6。

¹⁸ 同注¹⁸，頁 7。

¹⁹ 羅德湛著，《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10 月），頁 8~9。



兩情纏綿，海誓山盟，到頭來不過春夢一場。在這種情形之下，寶玉焉能不慨嘆而步入空茫的境地。一部偉大的文學巨著，其主題必然是脫俗而深遠的，也必然是錯綜而複雜的。作者積極致力於主題的表現，卻又深藏幕後不願聲張。於是便產生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現象。凡是偉大的作品，恆屬如此，並無損其文學價值的高低。

在第一回中那跛足道人念念有詞的那首「好了歌」，便正是本書所要表現的主題。我國的小說歷來多以提倡四維八德為主題，因而寓意強烈的因果意識：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基於好人必有善報，壞人必有惡報的邏輯，為了滿足大家「愛圓、不愛缺」的心態要求，於是一切小說也就形成了大團圓結局的公式。然而，我們環顧現實，人生果真是那麼恩怨分明、善惡分明、因果不爽，團圓美滿的嗎？事實卻往往適得其反，所謂「人生長恨水常東」、「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李白才有「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的感嘆。

紅樓夢強烈地烘托出：「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主題，充分表達了曹雪芹對人生無奈的「出世思想」。紅樓夢沒有大團圓的圓滿結局，它給我們的是淡淡的哀愁，深深的感嘆，緊扣我們的心絃。

二、〈好了歌〉〈好了歌注〉所包含的宿命感

《紅樓夢》從神話開始，女媧是神話，一僧一道也是神話。寶玉由頑石幻化，當然也是神話，寶玉是真，是假。「假作真時真亦假」，那塊頑石貪戀了人間繁華富貴，他到人間經歷了生死愛恨。一一認識前世有緣的許多女子，那眾多女子，也只是一場夢中幻象，²⁰一場悲劇幻象。

²⁰ 蔣勳，《舞動紅樓夢》（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3 月），頁 18。



一僧一道的觀點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是立足於宗教哲學的。一僧一道點醒癡迷與領悟者，他們有時候是癩頭和尚，有時候是跛足道人，有時候是渺渺真人，有時候是茫茫大士。他們「癩頭」或「跛足」，在身體上有殘疾，但似乎是「殘缺」才看得到生命的真相。他們行蹤飄忽，總是在人生的熱鬧繁華處忽然出現，裝瘋賣傻，衣衫襤褸，唱一些大家聽了之後似懂非懂的歌，領悟的人自然領悟了，癡迷的人卻依舊癡迷。

跛足道人唱〈好了歌〉給一個叫「甄士隱」的有錢人聽，「甄士隱」是諧音，是把「真事隱去」。「甄士隱」有一個襁褓中的女兒英蓮，元宵節被匪徒拐騙走了，失去了心愛的女兒，痛如刀割；不多久，又家中大火，所有財產，毀於一旦。甄士隱在這人生突發變故的境遇時刻，聽到跛足道人的〈好了歌〉。一僧一道像乞丐，又像先知，像瘋子，又像預言者。《紅樓夢》裡，一僧一道在繁華世界匆匆來去冷眼旁觀眾生的貪、嗔、痴、愛。²¹一僧一道是《紅樓夢》裡諸多「假象」中看到「真相」的人物，他們彷彿從洪荒一直活到現在，看過繁華到幻滅，看過生死，看過愛恨，所以一再重來，成為預言者，點化者，開示者，希望眾生可以經由他們的點化，有所領悟。但眾生自有他們捨不得的眷戀痴迷，終究不能領悟。²²我們是眾生，我們執著痴迷，即使知道一切都是空幻的，還是愛看假象的繁華。

紅樓夢的主題，旨在表現作者的「出世」思想。因為作者對功名利祿都看穿了，看透了。然而如何才能把這種思想表現得很突出、很動人，就必須先寫出一番熱鬧繁華來，然後方能顯出「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題意。所以作者乃極力描寫賈府的顯赫繁華。

²¹ 蔣勳，《舞動紅樓夢》（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3 月），頁 24。

²² 蔣勳，《夢紅樓》（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0 月），頁 36。



出世思想與功利思想是相對的，功利思想是鼓勵人積極進取，永遠不要停止、永遠不要滿足，而出世思想則否，他主張清靜無為，知足常樂，樂天知命。

23

所以作者曹雪芹在第一回就藉跛足道人唱出那首〈好了歌〉，又假甄士隱之口來詮釋「可知世上萬般，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的道理。作者以十年的苦心，表達他對人生的體驗和感慨，以及將人生境界表達得淋漓透徹。對於他嘔心瀝血之作《紅樓夢》，內容之繁富，意境之高超，令人由衷嘆服。

曹雪芹在《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中寫道：

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挫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癲落脫，麻屨鶉衣，口內念著幾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²³ 羅德湛著，《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10 月），頁 49。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²⁴

甄士隱聽了，便迎向道人：「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人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叫〈好了歌〉。」

這首〈好了歌〉的核心思想，便是跛足道人所闡發的：「可知世上萬般，好就是了，了就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歌詞淺近，寓意深遠。將人生剖析得既透徹，又富有哲理。這是對於人生和社會經過深沉思考而達到的大澈大悟，是只有「翻過筋斗來的的人」才體會得出的人生哲理。作者曹雪芹他之所以偉大，乃是他將這思想溶化於全書的故事與各人的命運中，讓他一步步表現出來，證實其「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哲理，深入我們的心中。

胡適之先生對本書的考證，使我們了解曹雪芹有那麼煊赫的家室，那麼坎坷的命運。²⁵倘若易之你我，焉能沒有感慨呢？偉大的小說家，也往往是傑出的思想家，其異於一般思想家者，在於其思想的表達方式運用了種種迂迴的技巧，使之生活化、故事化，身為讀者的我們，沉醉於人物故事中不知不覺領悟了他的思想，接納了他的思想。

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²⁴ 曹雪芹著，高鹗續《紅樓夢校註》（臺北市：里仁書局 1984 年 4 月）。

²⁵ 羅德湛著，《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10 月），頁 475。



陋室空空，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珠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²⁶

《紅樓夢》裡的一僧一道，其貌雖不揚，而隻字片語已飽含了無窮的人生智慧。哲學最高層次的主題歌〈好了歌〉，跛足道人所闡發的中心思想：「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這是對於人生和社會經過深沉思考而達到的大徹大悟，是祇有經歷過世事滄桑的人，纔說得出的人生哲理。²⁷其本質就在於一個「變」字，可說是穿透整部小說自始至終的辯證法思想的生動具體表現。領悟的人自然領悟了，痴迷的人卻依舊痴迷。曹雪芹要探索人性，剖析人生；惟其他要探索人性，所以將人物性格寫得十分突出；惟其他要剖析人生；所以將人生看得那麼透徹！從而培育出他那「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出世思想。在《紅樓夢》中，曹雪芹順乎人情，秉乎人性，來描寫人生，以及提出他對人生的看法。

被跛足道人稱讚「解得切，解得切！」的甄士隱的〈好了歌注〉，其所闡揚的同樣是一個「變」字。這篇〈好了歌注〉不是在鼓吹消極悲觀思想，甄士隱感嘆的不是由盛而衰，由熱到冷，由喜到悲的走向虛無，而是盛與衰，榮與

²⁶ 《紅樓夢》第一回，曹雪芹原著，馮其庸編注《紅樓夢》（臺北市：地球文化工作室，2000年1月）頁，12~13。

²⁷ 朱嘉雯，《紅樓夢導讀》（宜蘭縣礁溪鄉：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出版2003年7月），頁21。



枯、生與死、富與貧、貴與賤、陞與沉的急劇轉變，意即好與了的相互轉化和蛻變，其間的變幻莫測。²⁸

正如脂評（甲戌本批）所指出的：「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倏思倏愛，倏痛倏悲，纏綿不了。一段石火光陰，悲喜不了，風露草霜，富貴嗜欲，貪婪不了。一段兒女死後無憑，生前空為籌畫計算，癡心不了。一段功名陞黜無時，強奪苦爭，喜懼不了。總收古今億兆癡人共歷幻場幻事，擾擾紛紛，無日可了」。所謂家庭、生命、富貴、功名……一切都處在不斷的變化過程當中，不變只是暫時的，相對的，變化是永恆的，絕對的，天地之間，時時刻刻，一切都在變化之中。

曹雪芹寫《紅樓夢》並不是要討論宇宙本體論，他只是要寫一個家族的「離合悲歡，興衰際遇」，而他所親身經歷的本家族的遭際命運，以及他所看到、聽到的同時代的陞沉榮辱劇變，使他對有關「變」的辯證法思想思有了最深切的體驗。文學作品的主題，正是作者體驗最深的一種思想或意念。因此，反應在紅樓夢裡的主要哲學思想，便是關於變的辯證法思想。²⁹《紅樓夢》中幾乎所有的主要人物，他們都無一例外地經歷了一場命運的巨變，「變」的思想，進入了小說所有的藝術形象和故事情節之中。

《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紅樓夢曲」最後的（收尾·飛鳥各投林），其詞曰：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
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實非輕，分離

²⁸ 陳維昭解讀，《紅樓夢 100 句》（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0 年 8 月），頁 006~007。

²⁹ 孫遜，《紅樓夢探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1991 年 11 月），頁 23。



聚合皆前定。欲之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幸。看破的，遁入空門；癡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30

這一支曲，回應第一回的〈好了歌〉以及甄士隱的〈好了歌〉註解，前後相互呼應，構成了迴環往復、顛撲不破的無可挽回的宿命感，而這宿命感是「浸染著水中月、鏡中花的無常幻滅的悲劇性情懷的」。³¹一僧一道的觀點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是立足於宗教哲學的。

三、真與假，變與不變的悲劇精神

《紅樓夢》的記事，特別著重於反映兩種殊異而相乘的生命情調：一是接近於為了「立意較然，不欺其志³²」，面對厄運勇敢承擔，甚至於「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³³的那種義無反顧的悲劇精神。另一則則是所謂：「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³⁴，可以以〈滑稽列傳〉為「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³⁵的上乘喜劇意識。

「因情成夢」「借幻寓真」本是曹雪芹最擅長的文學技巧，「甄賈」、「真假」……情節的光怪陸離、撲朔迷離，運用得出神入化，淋漓盡致。心理學家也諄諄告訴我們：「人類的『夢』並不玄妙無聊，而且具有確切的意義——人類

³⁰ 《紅樓夢》第五回，曹雪芹原著，馮其庸編注《紅樓夢》（臺北市：地球文化工作室，2000年1月）頁，122~123。

³¹ 李希凡〈「神話」和「現實」——《紅樓夢》藝境探微〉《紅樓夢大觀》，頁9。

³² 《史記·刺客列傳》「太史公曰」：「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臺北市：藝文出版社1982年10月），頁182。

³³ 《紅樓夢》第三十四回，曹雪芹原著，馮其庸編注《紅樓夢》（臺北市：地球文化工作室，2000年1月）頁，552。

³⁴ 《滑稽列傳》小序「太史公曰」（臺北市：東方出版社，1996年1月）頁，121。

³⁵ 俱見《莊子·天下篇》（臺北市：中華書局，2016年8月）頁，132。



「心理」上的複雜反映，與每個人都有切身的關係和功用。是一種潛意識活動的表現，與真實的現實世界同等重要的另一種真實」。

……「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裡，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了？」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的！」……一個寶玉就走，一個寶玉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寶玉快回來！」襲人在旁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哪裡？」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尚自恍惚，因像門外指說：「才去不遠。」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來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³⁶

「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固然其美好輕盈，無法形容此夢境；就連「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莊周之夢蝶，終究是「周是周而蝶是蝶」；「賈」寶玉之夢「甄」寶玉，他夢中的「甄」寶玉，又在夢中夢著「賈」寶玉，兩寶玉是二而一、一而二，寶玉未分真、假，無須分真、假。

《紅樓夢》悲劇最可貴的特徵在於，它是很有體系的在全書的一開端，就以「三大神話」建構其整體的悲劇框架：以寶玉的個性悲劇（頑石無轉圜）、黛玉（以淚償灌）為主幹，同時展示了以賈府為首的四大家族由盛轉衰（飛鳥投林，白茫大地）的全過程。百年望族（關外歸旗乃至從龍入觀），瞬間由富貴榮寵的的頂峰跌落於貧賤惶懼的谷底，這期間還歷盡了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真正是富貴榮華轉眼成空，美麗事物忽焉一夢！然而對於「聖之情者」的寶玉而言，人生之遽變，「情的幻滅」才是他看破一切，懸崖撒手的終極因素

³⁶ 《紅樓夢》第五十六回，曹雪芹原著，馮其庸編注《紅樓夢》（臺北市：地球文化工作室，2000年1月）頁，884~885。



而這也是《紅樓夢》悲劇性的極致。³⁷

《紅樓夢》裡的紅塵世界，縱使事前已知「到頭一夢，萬境歸空」之理，但不經一劫，意識與感情必難以實踐與發抒，終無了結之時。而且人生滋味甘苦，總要親身體驗，方能冷暖自知而真實解悟。³⁸一僧一道雖抱持旁觀超越的立場，擾煩一場之後，依然要回歸原質，但生命的意義是否即在意識的開啟與開展的過程中呢？

「情極之毒」亦即寶玉的出家（懸崖撒手）對寶釵、麝月而言，確乎是無比絕情的事，並非是一般人所忍心作的，況是「聖之情者」的寶玉，當情何以堪？

四、由宿命之迷惑而發出「天道命」的詢問

〈好了歌〉以及甄士隱的〈好了歌注〉構成了迴環往復、顛撲不破的無可挽回的宿命感³⁹，而這宿命感是「浸染著水中月、鏡中花」的無常幻滅的悲劇性情懷⁴⁰。

太史公撰述《史記》主要目標之一的「抑欲以究天人之際」實乃對所謂「天道命」的深切認識。〈后妃世家〉序論中慨言：⁴¹

人能宏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或不能要其終，

³⁷ 陳瑞秀著，《說紅樓談三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009 年 9 月），頁 56。

³⁸ 郭玉雯著，《紅樓夢人物研究》（臺北市：里仁書局 2001 年 9 月），頁 4。

³⁹ 《滑稽列傳》小序「太史公曰」（臺北市：東方出版社，1996 年 1 月）頁，頁 39。

⁴⁰ 李希凡，〈「神話」和「現實」-《紅樓夢》藝境探微〉《紅樓夢大觀》，頁 9。

⁴¹ 《史記·伯夷列傳》，〈后妃世家〉序論。



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性命哉？

這使人聯想到《楚辭》中，屈原那驚天動地的對天一問！王逸在〈天問〉序中說：

屈原放逐，憂心憔悴，徬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旻，仰天嘆息。……
圖畫天地山川神靈，……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忽而問之，以洩憤懣，
舒瀉愁思。

將屈原作〈天問〉的心意表露無遺。屈原被放逐，憂鬱滿懷，表現一個正陷於懷疑，破滅途中的，最苦悶的靈魂，而發出深切的慨嘆。正是太史公所說的「苦極呼天，人窮反本」之意。⁴²太史公繼承了這偉大的一「問」，而這兩千餘載以後的曹雪芹，也繼承了這偉大的一「問」。「甲戌本」第一回敘明「頑石」來歷云：

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單剩了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鍛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

此時存在於「頑石」心中最大惑不解的一「問」該是：為何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的或然率中，就單單的命中了「我」這一塊？是我才不逮乎？是時運不

⁴² 《史記·屈原列傳》，其文曰：「〈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極痛慘憺，未嘗不呼父母也。……」



濟乎？抑或僅只是巧合？自己是如世俗所見的是「頑石」？或是高標異俗的是「通靈」是「寶玉」？既已「無材補天」而遭見棄，然而卻又「靈性已通」，自不能再甘於平凡。那麼，是降身屈志於再謀求補天之機運呢？抑或讓整個世界「呼喇喇似大廈傾」成為「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⁴³

從這最沉重的「天問」推而擴大之，致使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所安排的每一情節，所塑造的每一人物的形象，以及每一齣「你方唱罷我登場」悲劇情節，到頭來一切終將了無痕跡，都承擔了這一連串無窮無盡的對「天」之「問」！

伍、中西悲劇著作理論

一、中西哲人對「天命」之闡釋

曹雪芹撰述《紅樓夢》一再強調「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之際，他所肯定的不再是「獎善懲惡」的具有倫理意志的「天道」，而正是「芻狗萬物」⁴⁴自行其是、近乎物理定律的不仁「天命」。這種對於「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命運的冷酷無情的「理」，亦即命運客觀「必然性」的尋求，在中國，體會得最早最徹底的，莫過於戰國時的荀子，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所謂「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⁴⁵此言天道人事，各為獨立存在。人之行事，禍福自致，吉凶自求，與天無涉。故天不能有意志降禍於人，亦不因人之好惡而改變其自然法則。這其中所謂的「天」、「時」、「人」、「事」也就是司馬遷所謂的：

……因此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稽其成敗興亡之理」的態度，所反

⁴³ 陳瑞秀著，《說紅樓談三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009 年 9 月），頁 43。

⁴⁴ 老子《道德經》第五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⁴⁵ 《荀子·天論》第十七章。



映的正是一種近於希臘悲劇的，深切的超乎個人愛憎之上的，普遍的人類命運意識的尋求。⁴⁶

曹雪芹之《紅樓夢》，對「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之刻意「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亦與太史公同一心態。從個人的「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以致「愧則有餘，悔又無益」的「益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的自我榮辱的命運意識，卻致力於「編述一集，已告普天下人」，而達到了「述往事，思來者」的體認人性情境之必然的命運意識，正是曹雪芹、司馬遷乃至於其他「發憤」「有所作為」的聖賢所共有的承受苦難的超越精神，曹雪芹方能在卷帙浩繁的巨幅篇章中，藉由塑造代表人生各種不幸命運的悲劇群像，締造了《紅樓夢》一書超卓的悲劇意識。⁴⁷他以一絲不苟的態度，在他「親睹親聞」的特殊真實事件中發現命運的普遍必然性，呈現人際的由「合」至「離」，人事的始「興」而終「衰」之情節的寫作手法，更不謀而合的達到了與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BC）所肯定的悲劇寫作的理想：⁴⁸

總之，悲劇如果這些事件之發生係屬意外，而同時又彼此因果相關，則對於人們心理之影響，當產生最大效果。蓋因果相關的事件，比自發的，或純屬偶發的事更為妙。⁴⁹

近世英國大哲懷海德（Alfred North，1861～1947）亦對此命運客觀「必然性」的尋求，視為古希臘悲劇的基本精神之一。他說：

⁴⁶ 柯慶明，〈論項羽本紀的悲劇精神〉《文學美綜論》（台北：長安出版社），頁 158。

⁴⁷ 陳瑞秀著，《說紅樓談三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009 年 9 月），頁 65。

⁴⁸ 同上注，頁 66。

⁴⁹ 亞里斯多德著，姚一葦譯著《詩學箋注》第九章（臺北：中華書局），頁 86。



悲劇的本質並非不幸，而是事物無情活動的嚴肅性。但是命運的這種必然性，只有透過人生中真實的不幸遭遇才能說明。因為只有透過這些劇情，才能說明逃避是無用的。這種無情的必然性充滿了科學思想，物理的定律即是命運的律令。⁵⁰

根據上述所引悲劇理論大師亞里斯多德以及近世大哲懷海德的理論來加以考察，已足足可將《紅樓夢》捧上悲劇文學的顛峰之作而有餘。⁵¹

《紅樓夢》中其他有關宗教神學或超自然的描寫，所在多有，例如：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紅樓夢》中有一對神祕的僧道貫穿作品的始終。是這一僧一道把《紅樓夢》中的三個神話故事相連，並與現實生活相交織。寶玉來自大荒，還彼大荒更是這一僧一道所為。更何況《紅樓夢》作為石頭所記的「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是賴「空空道人從頭至尾抄錄回來」才得以「問世傳奇」的。於是作者明確宣稱：那位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⁵²

如果藉由《紅樓夢》的「夢」提出三種人生歸結的話，那麼賈寶玉、林黛玉是夢迷著，一僧一道是夢醒者，劉姥姥則代表了一批從不做夢者。⁵³《紅樓夢》自始至終都籠罩在這如夢似幻濃郁的神話氛圍中，而書中的賈寶玉「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獨我癡」最後也以「懸崖撒手」出家為僧，作為他悲劇

⁵⁰ 傅佩榮譯《科學與現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頁12。

⁵¹ 陳瑞秀著，《說紅樓談三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9年9月)，頁66~67。

⁵² 蘇鴻昌，《論曹雪芹的美學思想》(重慶市：重慶出版社1984年6月)，頁104。

⁵³ 詹丹，《重讀紅樓夢》(秀威資訊科技2008年4月)，頁19。



人生的結局。

二、十八世紀中西思潮及社會狀況之比較

《紅樓夢》悲劇精神的根源首先在於時代，曹雪芹及其家族所處的時代，在清皇朝而言，固然是康、雍、乾三代的盛世，然而在整個歷史而言，中國古老的封建社會，在兩千年緩慢的歷史腳步中，早已走到了盡頭。早在十一、二世紀的宋代，中國帝制的統治，就已經失去了漢唐帝國宏大的氣魄，再也不能在經濟文化方面有重大的建樹，統治者只能消極守成，明清時代每況愈下。清代康熙至乾隆朝出現，貌似安全統一的局面，不過是古老帝制的迴光返照而已。

54

當時西方諸國已有啟蒙運動的大思想家伏爾泰(Voil1694~1778)及盧騷(1712~1778)等鼓吹自由民主思想⁵⁵，資本主義也已高度發展⁵⁶。古老的中國帝制統治下的宗法社會的表面安定，豈非一種悲劇？曹家自清初「從龍入關」⁵⁷以來，就開始發跡，而至曹寅當家時，達到顛峰。但是正應了一句老話「盛極必衰」。曹寅死後，雖經康熙特別照顧，先後繼續委派年方弱冠的曹顥曹頌承襲江寧織造使，但家道日漸衰落則是事實。到了雍正即位，曹頌更是惶惶不可終日，不知何時大禍臨頭，終於在雍正五年底(西元 1727~1728 年)被抄了家。

⁵⁴ 陳瑞秀著，《說紅樓談三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009 年 9 月)，頁 23。

⁵⁵ 威爾·杜攔著，陳文林譯《西洋哲學故事》(臺北：志文出版社，1989 年 5 月)，頁 203。

⁵⁶ 鄧拓著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翦伯贊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紅學三十年論文選編·上冊》，頁 3、26。

⁵⁷ 根據《康熙上元縣志·曹璽傳》說：「世選(曹璽的祖父曹錫遠，即曹雪芹上推五世)生振彥，初，扈從入關，累遷浙江鹽法參議使，……遂生璽」。「扈從入關」因此被稱為「從龍入關」。



綜計自曹寅盛時，到曹頌當家被抄，大約三十四、五年——曹寅於康熙三十一年(西元 1693 年) 承襲江寧織造之職。這段時間哩，曹家史中的大事，至少有三件：第一件，自然是接駕四次；第二件是曹寅、曹顥的相繼去世——尤其是曹寅之死，必然是轟動一時的大喪事⁵⁸；第三件就是「抄家」。看此三件的第一、第三兩件事，就是曹家由興盛轉衰頹、大起大落的關鍵，而這種戲劇化前盛後衰的強烈對比，造成了曹雪芹理想的破滅與夢幻感，更確切的說，也造成了他的悲劇感。⁵⁹

這種情形可以分別以德國哲學家黑格爾 (Georg W.F.Hegel, 1770~1831) 以及悲劇理論中的所謂「史觀派」者，對「悲劇」定義的解釋來說明。黑格爾說：

悲劇不是個人偶發性的原因造成的。悲劇的根源和基礎是兩種實體性倫理力量的衝突。衝突雙方所代表的倫理力量都是合理的，但同時都有道德上的片面性。每一方又都堅持自己的片面性，損害對方的合理性。這樣，兩種善的鬥爭，就必然引起悲劇性的衝突。⁶⁰

「史觀派」則認為「悲劇」是：

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衝突。

⁵⁸ 《紅樓夢》第十三回寫秦可卿之喪，被稱為在中國文學史上，寫得最隆重、浩大而且細膩的喪。皮述民先生即有「借秦可卿之死寫曹寅之喪」《紅樓夢考論集》，頁 152。

⁵⁹ 陳瑞秀，《說紅樓談三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009 年 9 月)，頁 25。

⁶⁰ 黑格爾以獨創性和探索精神研究悲劇，認為悲劇不是個人、偶發性的原因造成的，悲劇的根源和基礎是兩種實質性倫理力量的衝突……這是黑格爾對悲劇闡釋的特色與貢獻。



⁶¹所謂悲劇，雖然說法不一，但我以為他應是表現一種人為的罪惡或錯失，表現當事者的心靈痛苦和性格上的某些弱點，因而帶給我們一種宿命性的悲哀，好像它是與生俱來的一樣。⁶²

《微塵粒——紅樓夢小人物 1》作者蔣勳認為《紅樓夢》是一部作者的「懺悔錄」。

歐洲啟蒙運動時有盧梭的《懺悔錄》，書寫人性、書寫文明的基礎核心在自己像內的反省、檢查、批判，這是歐洲知識份子對人性啟蒙的共同信仰。⁶³

有書寫自己一生《懺悔錄》的誠實與勇氣，人性價值才得以建立，從啟蒙運動的諸多哲人開始，一直到近代的沙特、傅柯，莫不如此，建構起西方知識者對自己嚴厲的道德省視與批判。道德批判的真實意義，並不在把道德的苛求要求加諸於他人身上，正好相反，道德批判是不斷指向自己內在的檢查力量。

64

《紅樓夢》創作的年代與西方啟蒙運動時間時間相差不遠，《紅樓夢》的作者在巨大的時代主流思潮壓力下，反省自身存在的價值，反省人性的價值，毫不留情地顯露自己內在的慾望、情感、愛、恨，並揭發自己在保守的家族倫理與社會結構下自我的妥協。⁶⁵「懺悔錄」型態的文學，大多是作者經歷繁華夢幻後生命的大澈大悟，是含著眼淚在鏡子裡凝視自我的悲欣交集。

⁶¹ 此派以德國哲學家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為代表，以「歷史唯物史觀」出發來研究悲劇。說見張涵主編《美學大觀》第九十五條〈悲劇〉（河南人民出版社），頁 331。

⁶² 吳宏一，〈紅樓夢的悲劇精神〉《臺灣紅學論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1 年 10 月），頁 43。

⁶³ 蔣勳，《微塵粒——紅樓夢小人物 1》（臺北市：遠流出版 2014 年 1 月），頁 209。

⁶⁴ 同上注 ⁶⁵。

⁶⁵ 同上注 ⁶⁵。



具有敏感心靈以及敏銳觀察力的藝術家曹雪芹，在目睹時代的種種不合理現象時，其腦海中早已萌生人文主義的思想，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遭受意外打擊的官僚貴族家庭出身的一份子，不免存在著一份對昔日繁華的緬懷。對昔日繁華的悲悼，對眼前人物的哀嘆，這兩方面都滲入曹雪芹對自我命運的傷感情緒中。曹雪芹所受到痛苦折磨之深鉅乃至其「掙扎和企求解脫」，可以從第五回〈紅樓夢組曲·收尾·飛鳥各投林〉預示了最終結局是：「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所有的優禮尊寵、榮華富貴都將幻化成白茫茫大地、空無所有！其次，代表作者理念化身的賈寶玉，出身於「昌明隆盛邦，詩禮簪纓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而最後卻以「懸崖撒手」遁入空門來尋求解脫！

三、我國最早的悲劇性自覺著作理論

王國維（1877～1927）是清末民初的學術巨擘，他說《紅樓夢》乃是「徹頭徹尾的悲劇」。對於《紅樓夢》，「滿紙荒唐言」後面的「一把辛酸淚」，也就是悲劇精神，一直到王國維才加以解讀出來，悲劇精神籠罩著《紅樓夢》全書，為其存在之基石，甚至可以照耀到後四十回，使其閃爍著其中某種思想的光輝。換言之，唯有從悲劇的觀點來切入，才能掌握住《紅樓夢》的全體精神，也才能說出此書與中國其他小說戲曲作品最主要的不同之處，更等於解讀此書之所以為難以超越的中國文學經典的深刻理由。⁶⁶

魯迅先生也深刻的認識到《紅樓夢》的悲劇性，並對之作了以下精練的概括：

頹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觀面：先

⁶⁶ 郭玉雯著，《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臺北市：里仁書局 2004 年 8 月），頁 230。



有可卿自經，秦鐘天逝；自又中父妾厭勝之術，幾死；繼以金釧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愛之侍兒晴雯又被遣，隨歿。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⁶⁷

在曹雪芹的《紅樓夢》世界裡，宇宙間正在上演著一部大悲劇。由此觀之，當可想見，曹雪芹在撰寫《紅樓夢》時，其胸中洶湧澎湃著何等強烈的悲劇意識。⁶⁸

柯慶明教授指出，在中國文學史上，司馬遷或許是中國最早最具悲劇自覺的一位作家，它經由自己的不幸遭遇，甚至發展為一種普遍的悲劇性的著作理論。⁶⁹正自因為《史記》乃是我國著作史上最具有悲劇自覺、最典型的悲劇文學作品，而司馬遷個人的悲慘際遇又可擬之於曹雪芹的身世之痛，因此將司馬遷表現在《史記》中的悲劇性的著作理論，借用為評審曹雪芹撰寫《紅樓夢》時的悲劇成份的參酌之資，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⁷⁰

四、中西悲劇著作理論舉例

(一)、鍾嶸的《詩品·序》

鍾嶸的《詩品·序》：

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

⁶⁷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清之人情小說》（臺北市：風雲時代出版 2009 年 1 月），頁 17。

⁶⁸ 陳瑞秀著，《說紅樓談三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009 年 9 月），頁 8。

⁶⁹ 柯慶明〈論項羽本紀的悲劇精神〉《文學美綜論》（臺北市：長安出版社）。

⁷⁰ 陳瑞秀著，《說紅樓談三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009 年 9 月），頁 8~9。



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歸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和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

這說明了「怨」的感情最能夠「感蕩心靈」，而「怨」也就是心有所「鬱結」。文學作品大抵是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而「發憤之所為作」的結果，由此而建立起來的悲劇文學創作理論，因此更有其堅實的基礎。⁷¹東方哲學相信「萬物有情」，「情」是對自己存在的一種意識，因為這一點意識，也就有了生命的喜悅與憂傷。

(二)、莎士比亞哈姆雷特的悲劇感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 筆下的著名悲劇人物哈姆雷特 (Hamlet) 他時時感到世界是一個大牢獄。他的這種感受，既來源於時代，也來源於他個人可悲的、不幸的遭遇。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做為舊事物的否定者，他的理想浪漫而強烈，卻又偏偏要被現實摧毀！這樣，他對世界悲劇的感受，便會自然的產生。⁷²

(三)、曹雪芹的悲劇意識

曹雪芹以身為一個藝術家而言，他的人生觀乃至世界觀，起因於他當時的時代、他的生活經驗、身世遭遇等等所決定的。他所感知最強烈的，就是事物

⁷¹ 蔣勳，《舞動紅樓夢》(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3 月)，頁 18。

⁷² 蔣勳，《舞動紅樓夢》(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3 月)，頁 21。



發展中的興衰、榮枯，受這種悲劇感所影響。⁷³他深刻體會天道循環的道理，透過細緻的心靈，以匠心獨運的文筆，豐富的文采，用恢弘的、形象的、生動具體的藝術，描寫這個悲劇意識之主題。

陸、結論

寶玉神遊太虛幻境，聽得「紅樓夢十二曲」第一支曲（終身誤）詞云：

都道是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第五回）將「金玉」與「木石」對比，稱之為「緣」。「木石」是指絳絳仙草與神瑛頑石的神話故事，石兄灌以甘露，絳絳思以還淚。這更是一種奇異的情緣。⁷⁴

作為「因緣」、「緣分」講的「緣」，大約從佛經引申而來。本只事物生滅所依賴的條件根由。近代高僧肇注佛經曰：「現相助也，緣也。」一經世俗採用，「緣」就與「情」結下了不解之緣。謝靈運詩云：「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杜甫詩中寫道：「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⁷⁵人是帶著許多遺憾活著的嗎？生命果真是美中不足的嗎？紅樓夢寫出一種不可言說的生命遺憾，那遺憾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只是留在心裡糾結成蕩氣迴腸無盡的纏綿。

⁷³ 同上注，頁 22。

⁷⁴ 子旭，《解讀紅樓夢》（臺北市：胡桃木文化 2007 年 5 月），頁 23。

⁷⁵ 孫遜，《紅樓夢探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1991 年 11 月），頁 24。



「有情不容於世，無愛苦熬終生」，曹雪芹認為婚姻是有緣的。第三十六回寫畫齋的齡官不理寶玉，使寶玉「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很多時候，事情的驟變，出乎意料，無法預知，非人力所及，始信姻緣前定，緣分也者，我們終究必須盡最大努力，然後歸諸天意。

《金剛經》有名偈如此：「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提醒人強而有力的警句。

曹雪芹寫完《紅樓夢》，很有感觸地留下一首詩：「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他引領我們去看各種不同形式的生命，高貴的、善良的、殘酷的、富有的、貧窮的、美的、醜的。作者通過一個一個不同形式的生命，使我們知道他們為什麼「愛」？為什麼「恨」？相信：生命是一種「因果」，相信萬事萬物間不可思議的牽連與糾纏。看到「因」和「果」的循環輪替，也就有了真正的「慈悲」。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慈悲」其實是真正的「智慧」。「慈悲」並不是天生的，是看過生命不同受苦的形式之後真正出自內心的同情與原諒。

曹雪芹在「奈何天，傷懷日，寂寞時」一方面演出了「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一方面又發出了「色即是空」的悲嘆和呼喚。正是基於這種對於現實人生的執著和徹悟，才造就了《紅樓夢》這樣一部深刻的人生啟示錄。如果缺少哲學最高層次的思考，那《紅樓夢》寫得再情真意切，也不可能像現在這樣發人深思，令人玩味不已。⁷⁶越是有閱歷的人，越能體會出《紅樓夢》那隱藏在深層的人生哲理，這也是它高出於其它小說的偉大而深刻之處。

在中國思想中儒、道、佛各持不同的人生見解，不論是入世或出世的淑世濟人或視人生世界為痛苦憂患，這些說法雖能代表部分真理，但任何一家皆無

⁷⁶ 孫遜，《紅樓夢探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1991年11月），頁26。



法獲得所有人的認同而成為唯一。曹雪芹將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蘊含於其中，不遺是非，所以他的人生見解正是：人生的真假有無命題都是相對而非絕對的。這種開放的態度是藝術性的，他保障了對人生觀想的美感與自由，這個立場貫穿紅樓，成為《紅樓夢》深具藝術價值的根本所在。⁷⁷人生歷程終有盡，差別只在醒悟與否。

本文謹就《紅樓夢》之〈好了歌〉〈好了歌注〉對生死觀之啟發與影響作一結論：

一、愛是讓生命前進的最大動力，愛豐富了生命

紅塵裡的繁華終究會成為過眼雲煙，人間說不清的愛恨也都是短暫的，不可能永恆。在我們生命旅程中，最重要的是：心中有陽光。因為有陽光，我看見未來的路，因為心中有溫暖，我走下去不害怕。而鑄刻在心中的最大動力，最深的，便是「愛」所帶來的。它豐富了我們的生命，讓生命富有意義，讓生命精彩圓滿。巴菲特說：金錢買不到時間和愛。時間和愛皆無法以金錢換得和滿足。親情、友情、愛情，人世間的溫情時時刻刻在我們生命裡縈繞，它激發了一個人的生命力。紅磨坊：「世上最奇妙的事，莫過於付出愛，而對方亦報之以愛」。「愛」在我們的生命裡，實在是一切的起始與結束，是讓我們生命有意義的唯一原因，也是推動生命前進的最大因素和動力。

二、每個人對生命都只有當下，唯有珍視當下才是最重要的

⁷⁷ 郭玉雯著，《紅樓夢人物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001 年 9 月），頁 8。



我們人只有活這麼一次，你隨時都有可能離開這個世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所謂幸福，必須自己能善加體會並把握。亞里士多德名言：「我無法預知來世，但會珍惜今生。」人生的際遇難測，要把握當下。人生沒有劇本，我們要為自己一路走來的歷程喝采。「個性決定命運」，我們要了解「在生命有限的前提下，自己選擇了這種生活方式。」每天不妨試著問自己：「你使盡全力就只有這樣嗎？」每一個人的人生都像四季的變化與流轉，切莫過度樂觀，也勿一味悲觀，唯有真實的去面對，自行提升生命力。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不必追憶；未來的事還沒到來，不必期待；現在的事馬上也會成為過去，不必執著。心念是瞬息萬變，無法堅固長存的，⁷⁸我們應如此覺知。我們要為了未來，愉快地活在當下。把所有心力都放在當下的行動。

三、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紅樓夢說夢》裡云：「太史公紀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紀一世家。……然曹雪芹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不僅是百千世家，從賈雨村到王熙鳳，《紅樓夢》也寫進了自來熱中躁進、躊躇滿志，終又失意的芸芸眾生。「身後有餘望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此語和太虛幻境裡形容王熙鳳的曲子詞〈聰明累〉互為呼應：「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靈，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盪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⁷⁹

總括王熙鳳使盡心計，原先圖的是家庭富貴人安寧，誰料在她一步步的經

⁷⁸ 陳琴富，《當下最美好》（三采文化出版 2009 年 11 月 10 日），頁 97。

⁷⁹ 文心工作室編著，《中文經典 100 句—古典小說紅樓夢》（臺北市：商周出版社 2008 年 9 月），頁 8。



營算計下，賈府竟落得家破人亡的淒慘窘境，白白枉費她用了半生的心機，好似半夜三更的一場空夢而已，令人不禁感嘆世事哪是人費盡心機所能決定？世人都必須走一回相同的路，才不枉一生，也才能明白生命的意義與全部過程。

80

四、了悟世事無常，禍福相倚的道理

我們賴以維生、看似真實的世界，說穿了，就是《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夢由太虛幻境時在一個大石碑坊上看到的那副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明白想要達到真正的「好」，就必須趁早「了」去塵念，世間的盛衰榮辱，愛恨悲喜、榮華富貴、生老病死，轉眼將隨著人亡而飛逝。與其執著眼前的利害得失，不如拋開欲望塵累，免得到頭來終是為他人作嫁，白忙一場。

什麼是真、假、有、無呢？什麼才是我們應該取捨的呢？所謂的真假有無，可能還是在於一己切身的感受與追尋吧！當一切歸於幻滅虛無時，曾經當真掌握過的真實，又是什麼呢？就是那份真誠追尋的過程吧！⁸¹

所以，我們從未「真實地」存在過，但卻曾如夢一般「虛擬地」存在於這個暫時被假設為「真實世界」的「虛擬世界」中，嚐過酸甜苦辣的滋味，度過悲歡離合的歲月，演過生老病死的戲碼，看過喜怒哀樂的鬧劇。

「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人生變幻無常，無常隨時到來，未來無法預

⁸⁰ 朱嘉雯，〈詞藻警人，餘香滿口——《紅樓夢》的語言藝術〉《中文經典 100 句——古典小說紅樓夢》（臺北市：商周出版社 2008 年 9 月），頁 9。

⁸¹ 康來新，〈失去的大觀園——紅樓夢〉（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 2000 年 3 月），頁 2。



測。「生命就是當你等著死亡時所做的事」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生命的力量推動它去塑造的成果，只因有死亡的對照，生命才更加鮮活，只因為時而想起死亡，生命才更加珍貴。⁸²「死亡乃是人一生發展的核心主題之一，死亡不只是每個人無可逃避的結局，而是我們『安抵彼岸』的部分旅程」⁸³這意味著人必須接受世上有死亡，它是人一生的結局。

五、「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莎士比亞經典名言：

「What is past is prologue.」（過去只是序幕而已）。

詩人視一切外物，皆遊戲之材料也。然其遊戲，則以熱心為之，故該諧與嚴肅二性質，亦不可缺一也。⁸⁴

此則乃就物我關係立論，乃亦在分清物我之界，既是遊戲之材料，則詩人與外物的主從關係，自然得以確立。另外，不知道誰曾經說過：

遊戲規則是一樣的。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因人因過程的變化，而玩出不同的結果。這就是遊戲的迷人之處。生命也不例外，所以才會出現類似「人生如戲」這樣的換喻、明喻、暗喻，以及更為淒涼的：各種隱喻墮落之後變成的寓言。

《世說新語》記載一段晉人王戎所說的話：「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

⁸² 陳倉多著，《生命就是當你等著死亡時所做的事》（臺北市：不二出版有限公司 1993 年 12 月），頁 003。

⁸³ 楊淑智譯，《當代生死學》（臺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3。

⁸⁴ 王國維，《人間詞話》，（臺北市：商周出版 2018 年 6 月），頁 122。



之所鍾，正在我輩。」⁸⁵一僧一道正是忘情者，寶玉黛玉是鍾情者，劉姥姥則是不及情者。賈寶玉最終的歸宿也確乎如此，他徘徊於鍾情、忘情之間，在遁入空門中，他找到了一條人生的出路。⁸⁶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關風與月。紅塵萬丈的凡間，不斷演變著。

六、所有往事，由衷感恩；一切未來，積極迎接

過去不悔，未來不憂，現在不怕。生命就是「當下的年華」，它不斷的離去，也不斷的迎上來，它充滿：悲傷、快樂、圓滿、缺憾，以及瞬間與永恆。⁸⁷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的一生是由一連串壓力與挫折交織而成。所幸，在傷痛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防衛方法來解決與調適。如果你曾治癒了創傷，並從中獲得成長，那未來的創傷，一定也能為你帶來成長。到那時，達格·哈瑪紹（Dag Hammarskjöld）⁸⁸的名言，必將迴盪你心：「所有往事，由衷感恩；一切未來，積極迎接。」

七、「死亡，是每一個人，都需要面對的人生功課」⁸⁹

人生充滿了變數，人生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如果明天是生命的最後一天，你將以什麼心態面對生命的「無常」？憂傷、恐懼、憤怒、懊惱、手足無措，還是滿足自在，豁達超然？

⁸⁵ 《世說新語·傷逝》。

⁸⁶ 詹丹，《重讀紅樓夢》（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8 年 4 月），頁 18。

⁸⁷ 余德慧，《生死無盡》（臺北市：張老師文化事業 1997 年），頁 25。

⁸⁸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聯合國秘書長。

⁸⁹ 作者天津秀一，譯者黃瓊仙《人生必修的 10 堂生死課》（采實文化事業 2012 年 6 月）。頁 247。



在那之前，請多保重

——不管過了多久

跟你一起生活的那段歲月

會深植心中

永遠

永遠

永遠

……不會忘懷⁹⁰

《bouquet》歌詞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遊兮，濛鴻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⁹¹雲霽天晴的盡處，彷彿亮起一道不滅的光亮，和煦而堅定。生死流轉如雲，世事無常，生命中總難免伴隨著失望與傷悲，然而只要我們隨著初心而行，在終點回首來時路，俯仰天地，無愧於心，人我無憾，終能坦然釋懷。

走筆至此，在論文結束時，謹以此段箴言自勉，也與大家共勉：「我只能經歷一次人生，讓我把全部善良和仁慈獻給人類，我毫不遲疑，絕不忽視，因為我不可能再經歷一次人生。」⁹²

⁹⁰ 作者天津秀一，譯者黃瓊仙《人生必修的 10 堂生死課》（采實文化事業 2012 年 6 月），頁 248。

⁹¹ 康來新，《失去的大觀園——紅樓夢》（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 2000 年 3 月），頁 234。

⁹² 林子青著，《弘一大師新譜》（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 4 月）



◆ 參考文獻 ◆

- 子旭 (2007)。《解讀紅樓夢》，臺北市：胡桃木文化。
- 文心工作室編著 (2008)。《中文經典 100 句—古典小說紅樓夢》，台北市：商周。
- 王國維 (1994)。《紅樓夢藝術論》，臺北市：里仁書局。
- 王昆侖 (1982)。《紅樓夢人物論》，臺北市：里仁書局。
- 朱嘉雯 (2003)。《紅樓夢導讀》，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 余英時 (1996)。《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 李希凡。「神話」和「現實」—《紅樓夢》藝境探微—《紅樓夢大觀》。
- 吳宏一 (1981)。《臺灣紅學論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 余德慧 (1998)。《生死無盡》，臺北市：張老師文化。
- 周汝昌 (1989)。《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
- 林綺雲主編 (2010)。《實用生死學》，臺中市：華格那企業。
- 林子青著 (1993)。《弘一大師新譜》，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
- 周慶華 (2007)。《紅樓搖夢》，臺北市：里仁書局。
- 柯慶明。《文學美綜論》，臺北市：長安出版社。
- 亞里斯多德著，姚一葦譯著 (1977)。《詩學箋注》第九章，臺北：中華書局。
- 唐君毅 (1977)。《人生之體驗》，臺北市：學生書局。
- 孫遜 (1991)。《紅樓夢探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

頁，448。此內容為：時值戰時，藥物尤貴。弘一大師聞之，以舊藏貴重西藥十四種贈杜安人醫師，囑其普施貧民。杜醫師得贈藥物，致函道謝。信函提及，醫學院畢業時，其師以外國箴言相勗勉。其原詞如下：I shall pass through this world but once, any good or kindness that I can show to any human being, let me do it, let me not defer or neglect it, for I shall not pass this way again.



- 曹雪芹原著，馮其庸編注 (2000)。《紅樓夢》，臺北市：地球文化工作室。
- 曹雪芹著，高鶚續 (1984)。《紅樓夢校註》，臺北市：里仁書局。
- 曹雪芹著，俞平伯校 (1985)。《校本紅樓夢》，臺北市：華正書局。
- 康來新 (2000)。《失去的大觀園--紅樓夢》，臺北市：時報文化。
- 郭玉雯著 (2001)。《紅樓夢人物研究》，臺北市：里仁書局。
- 郭玉雯著 (2004)。《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臺北市：里仁書局。
- 傅佩榮譯 (1981)。《科學與現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 楊淑智譯 (2004)。《當代生死學》，臺北市：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詹丹 (2008)。《重讀紅樓夢》，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 劉再復 (1986)。《文學評論》第二期。
- 歐麗娟 (2017)。《詩論紅樓夢》，臺北市：五南圖書。
- 歐麗娟著 (2014)。《大觀紅樓》(綜論卷)，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清之人情小說》，臺北市：風雲時代。
- 陳瑞秀 (2009)。《說紅樓談三國》，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 威爾·杜攔著，陳文林譯 (1989)。《西洋哲學故事》，臺北：志文出版社。
- 陳琴富 (2009)。《當下最美好》，臺北：三采文化出版。
- 陳倉多著 (1993)。《生命就是當你等著死亡時所做的事》，臺北市：不二出版有限公司。
- 蔣勳 (2005)。《舞動紅樓夢》，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謝鵬雄 (2004)。《紅樓夢女人新解》，臺北市：九歌文庫。
- 蘇鴻昌 (1984)。《論曹雪芹的美學思想》，重慶市：重慶出版社。
- 羅德湛著 (1988)。《紅樓夢的文學價值》，臺北市：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